

▼合百草兮實庭，建芳馨兮廡門。九嶷嶺兮並迎，靈之來兮如雲。屈原詩意，蒼梧山畫



人文歷史

四十多年前，我在舜帝陵一側的紅樓裡念高小。那時的九嶷山，藍天白雲，古木參天，流水潺潺，珍禽萬種，氣象萬千，真乃人間仙境。當時，給我幼小心靈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：一是先生們經常帶我們登高懷古，講德孝文化淵源，感悟九嶷山人重教崇文的美德。幾十年過去，雖不見當年高山上的紅松，但風吹竹葉，仍依稀可聞先生布道的慈祥笑聲和紅樓裡傳來的朗朗讀書聲。二是紅樓前的一棵千年古樹，它樹上長樹，冠蓋如雲，樹幹巨大，當年滾地孩兒玩遊戲要十多位小朋友手拉手才能將它合圍。樹冠中空，可放三面書桌。每每考試之前，我都會躲進樹兜成一統，閉著古樹清香默默地複習。我算術極差，學拼音更是走神。而對語文課卻情有獨鍾。時周三下午為作文課，先生一開講，每每以我的作

體悟德孝 文化啟蒙

屈指一數，少小離家，遊走於大江南北，已有三十六個年頭了。期間偶爾回故里，每每來去匆匆，總難話別離，遺憾不能在故鄉懷裡多溫暖幾天。然而，故鄉在我的心裡，始終都是我的生命之根。我的故鄉在湖南九嶷山。《水經·湘水注》記載：「蒼梧之野，峰秀數郡之間，羅若九嶷，各導一溪。岫壑負阻，巽嶺同勢。遊者疑焉，故曰九嶷山。一她美麗壯闊，地處廣東、廣西交匯處，北望洞庭水，南眺五指山，東攬閩贛月，西挽雲貴川，千里錦繡，萬物呈祥。她絕妙神奇，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稱：「舜踐帝位三十九年，南巡狩，崩於蒼梧之野，葬於江南九嶷。一帝子聞訊，乘風南來，一路慟哭，淚灑竹枝，故有「斑竹一枝千滴淚」之美稱。後人在九嶷山建舜帝陵，史稱德孝聖地，從此九嶷山舜風浩蕩，香火千年新傳。

文為範本，講評後還張貼於展板上，用朱筆寫上幾頁鼓動的話。每當作文課的下課鈴聲響起，我總是獨自撲向古樹的懷抱，由中空的樹幹仰望天上的陽光、白雲，盡情地放飛童年天真的夢想——長大後像先生那樣做一個有學問、受人尊重的夢想。是故鄉給了我源遠流長的文化啟蒙。然而，讓我真正感受到故鄉文化底蘊的厚重，體悟到德孝傳統的生命力，是在一段特殊的歲月裡。那時，鄉間很窮，但精神不窮，人人都似乎充滿對美好明天的嚮往。夕陽西下，勞動歸來，經常聽到悠長的笛聲、二胡聲和帶著泥土氣息和花香的歌聲。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非常陽光、透明、和諧。西灣張家在九嶷山下是大戶，村上幾百戶人家，可以夜不閉戶，很少聽到雞鳴狗盜的事情。一家有難，全村同情，總會有人伸出援助之手。即使無能為力，也會用溫暖的話語支撐對方。村上為石板路，一年四季乾淨如洗。村頭巷尾，年少遇老者，要先讓路，致問候。逢年過節，家家互通有無，反覆客串。通常以自製米酒待客，宴席一開，大師椅上坐的必定是長者，稍微好吃點的東西都先敬給老者和讓給稚童，敬老愛幼的傳統可見一斑。還有一個細節，足以說明重教崇文的美德。村上小學放假前後，村民們都會爭相邀請先生到家裡聚一聚，誰家發生了口角，很自然地會請先生出來明理。那時是用柴火煮飯，先生的柴火一般由學生家長包辦，因為在鄉親們看來，先生幫助教育子孫，時間金貴，不能苦了先生。

九嶷故事 如數家珍

九嶷山自古聞名遐邇。早在《詩經》裡，就出現了讚美九嶷山蘭草的詩句。歷朝歷代大文豪，如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賀、陸游、蘇軾、王夫之、蔡邕、劉禹錫、元結、柳宗元以及郭沫若等，都曾為九嶷山寫下美妙的詩句。特別是毛澤東主席一首《七律·答友人》，更成為讚美九嶷山的千古美文。說來奇怪，這些陽春白雪的事情，在村上很多老者都為之津津樂道，如數家珍。年輕人吟唱毛澤東一九嶷山上白雲飛，帝子乘風下翠微……的歌曲，也總是充滿作為九嶷山人的自豪。當然，這和一位九嶷山人有點關係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著名教育家樂天宇老先生用一生積蓄在故鄉九嶷山創辦了文理學院。他是湖南農民運動的發起者之一，也是毛澤東主席《七律·答友人》詩篇裡包含的友人之一。樂老先生為國家為民族，很少回故里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他與周士釗等到故鄉考察，回京後和幾位友人一起給毛澤東主席贈送了一節九嶷山的斑竹。因樂老無私為故鄉興學這一義舉，使九嶷山下很多貧家子弟圓了大學夢。在鄉親們看來，樂老是九嶷山的光榮。

故鄉人特別質樸、善良的。那時到了三月以後，有的家就會斷糧。我至今還想起奶奶當時四處借糧的身影。我們兄妹三個放了學，很餓，到處找東西吃，奶奶匆匆出門，一會就借來了苞米、紅薯乾一類東西。奶奶八十多歲還耳聰目明，走路穩健。最後一次見到奶奶，是她仙逝的頭一年。奶奶好像有預感，因為我在家族這一輩中是長孫，她對我說了很多，特別有意提到在困難時期幫助過我的左鄰右舍。我明白，她是在告誡我要學會感恩，不能忘記雪中送炭的鄉親們。讀初一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刻骨銘心的事。從村裡到學校，要走八里地。小河彎彎，阡陌田壟，風光宜人。但那時不關心這些，最關注的是填飽肚子。每天一大早

，奶奶總會幫我準備一個瓦罐，裡面裝的是雞雜飯，外加一塊豆腐。正是長身體的時候，在學校還未到午餐時間，罐裡的東西早已掏空。等到五點放學，更是飢餓難忍。一次放學風雨交加，餓得不行，突然一個個大一點的同學，發現地裡有花瓜。他提議一人做掩護，其餘快速地摘幾個回來分著吃。大家開始猶豫，但還是抵擋不住瓜香的誘惑。說來奇怪，田埂盡頭有一個瓜棚，開始明明看到有守護瓜田的人影，但我們下手時卻什麼也沒有發生。後來才明白，守瓜的老爺爺本想一聲大喝，但怕嚇著了孩子。孩子因餓而「偷」，是不不得已的事情，所以裝著沒看見。他知道我們是哪個村的孩子，只是事後委婉地告訴了我們的長輩。家裡人的批評是嚴厲的，但更重要的是長輩們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：做人要有骨氣，別人的東西餓死都不能拿。多麼善良、仁慈、寬厚、明理的故鄉人哪！

文化血脈 珍惜歷史

十五歲那年，故鄉《九嶷山文藝》發表了我一組詩，共五首，其中三首有一半的句子已不是我的。原來，雜誌主編李長庭從大量來稿中發現了這組詩，雖幼稚，但認為可塑，並精心改寫發表了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東西變成鉛字，那份高興無法形容。是故鄉人長成後我打開了文學之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從他身上感悟到了一些作為文化人的風骨。兩年後，我的處女小說《烤煙師傅》在湖南省《工農兵文藝》推出，當時的省作協負責人劉勇、任光椿親自組織評論，並給我寫來幾封熱情洋溢的鼓勵信。多少年了，我都會想起參加文學創作班的情景。穿著粗布衣裳的長長的背影，就像朱自清筆下的背影，是那樣的平和親近而又充滿力量。

故鄉人還特別尊重、珍惜歷史。村上有一位長者，是中山大學的歷史系高材生，名正楚，論輩分我稱他為伯伯，我與他的幼子年齡相仿，一直是上山砍柴、放牛的好夥伴。遇到大雨大雪不能上學和幹農活，他就會給我們講村上的「古」。那時候我天天盼著老天爺下大雨，下大雪。他從村上那塊清代大書法家何紹基親書的一水時山流一石區講起，歷歷祖上的書香歷史。在故鄉人看來，讀書使人明理，明理使人清正。張家的族譜修過一次，譜的序言沿用了理學大師朱熹當時為族譜寫的善文，還有紀曉嵐寫的一篇紀念文章《蓮花橋記》，專門記述了老祖宗傾其所有為鄉間架路架橋的善舉。家訓貫穿儒家思想，核心是德孝。動亂年代破四舊，唐寅的畫燒了，美妙絕倫的假山和窗戶砸了，但這個族譜，硬是被幾個老者保存下來。那時正楚伯伯經常講到「文化血脈」這個詞，年幼的我們似懂非懂。長大後才明白，什麼文化養什麼人，傳承好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，對於一個人的成長是何等的重要。

因之幾十年來，無論走到天之涯海之角，每每想起故鄉，總會有一種特有的生命激情和與生俱來的寧靜。激情來自於對故鄉的思念、感恩；寧靜源於故鄉這片神奇的土地給我以平和、清正的內心世界。實事求是地說，個人的世界觀、價值觀是在崗位實踐中走向成熟的，但做人的啟蒙卻是很實在地得益於故鄉這片土地。我愛故鄉，因不能常回家看看，就在夢裡遊走。醒來，有時淚濕枕巾。開雞起筆，挑燈憶故里，常把對故鄉所有的愛和感恩寄託在丹青上。筆墨雖疏淡，力不從心，大為塗鴉。好在筆筆皆真情，是心畫則滿足矣。
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草於港島

夢裡故鄉帶書香

蒼梧山



▲湖南九嶷山，史稱德孝聖地



▲登九嶷兮望清川，見三湘之潺湲。水流寒以歸海，雲橫秋而蔽天。李白詩意，蒼梧山畫



▲九山聯綿屬衡湘，蒼梧獨在天一方。孤城吹角煙樹裡，落日未落江蒼茫。蘇軾詩意，蒼梧山畫